



山陽遺稿 文

三

和 6
1801
3





山陽遺稿卷之七

卷之七

賴襄 子成著

記

耶馬溪圖卷記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
 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
 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
 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還寓豐後隈邑臘月
 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
 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為道人

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竦如春筍，矗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倒生而土指叢生蔽者，知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至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梯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

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燻之，竈突肅然，會一獵師新獲豪豬，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滄膏凝碧，峰影為之或碎或全，以水拓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梢，閑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閑者益閑，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正舍，公，余故人，族，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舍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舍公南行，行田塍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舍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曰：陸至羅漢寺，寺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

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
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墜礙日
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
生長此土空不貶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
諦觀之合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
色忽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子入奇沂前數曲者一曲奇於
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此店店主識余面
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
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合公傾瓢可醉
宿山寺明雨借轎西還山峯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

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
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合公慮
吾酒盡預戒家僮馱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
三日辭去躡海東歸自海雲中額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
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
發故獨絕耳余足所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爲
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
或不誣也巳卯之臘肱囊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
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諸九首余諸文
笨拙不足狀其髣弗况画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

者，躡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爲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爲舍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令茲己丑，護母至尾路，雷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

笑社記

余嘗與二三友人飲酒而樂，喟然而笑，又旬餘，相謂曰：前日之咲，可復尋乎？遂以笑相命，會曰笑會，社曰笑社。或問

而笑曰：社之有名，必有義也。以咲名社，不亦太淺易耶？余笑而荅曰：子所以爲易，吾所以爲難也。唐人詩曰：人生難遇開口笑，又曰：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夫使笑而易事也，則何謂之難遇，而屈指數之於三旬閒哉？蓋會心之友，難獲適意之事，難有二者合矣。可以一笑矣，而不會於其時，笑終不可成矣。咲其不難哉？電曰：天笑，颺曰：海笑，以天與海之冥漠，猶有時而咲矣。春山如咲，是山亦有時而咲矣。人其可無咲也。人亦有不欲笑，幸不得者，衛君以一嘔一笑爲大故，是終其身而笑幾回焉。奚啻一月哉？故位愈高，則笑愈難。吾儕小人，猶幸未難於笑也。故以

我之得笑，笑彼之不得笑，猶之斥鷃笑大鵬，邪？各安其分，各樂其樂，而咲其可笑，是我黨之笑也。苟不可笑而笑，胷肩諂笑，病於夏畦，將以求分外之樂，不爲鬼神所咲者，幾希。則謂之辱我笑矣。我社之相盟於笑，其義如此。子乃易而咲之，吾笑子之笑，吾笑也。或笑而去，終書其語，示社中之士，且誠而約之曰：我黨之笑，不可不目重也。夫陶陸處士也，惠遠山僧也，一回之咲，其聲乃聞數千載，不啻廬瀑之喧，脛是無他，獲可笑之友，而有可笑之事焉。爾陳圖南聞陳橋之變，則大咲，墜驢是圖南會可笑之時也。我二三友人，同生於驩虞之世，唯咲之謀，誰知得此笑之難哉！然則相逢相過，筦然銜杯，酒不必醇，肴不必肥，絲竹管絃，不必資咲也。夫巧笑之倩，歌以侑觴，人誰不樂，而或以一咲傾家國，非資我黨之笑者也。如我黨，則所謂巡簷索梅花笑可耳，而一回之笑，宜必有詩以紀其咲，勿使梅花笑我寂寥也。皆笑曰：諾，是爲笑社記。

象墜記

彤山生妙於彫刻，所造象墜，彫盧生夢圖，方一寸強，而爲樓閣十有五，爲人八百八十，爲馬若象十二，爲禽鳥未審其幾隻，驟視之，如蟻集腐菓，諦視則種種可辨。云請余作

記余不以爲信。亘方校舊著外史未暇也。乃今觀之。盧生在榻美睡。眉鬚宛然。枕邊忽現儀衛人馬。前騎後從。蓋幢續紛。中擁彩輿。導以樂。至大門。門外百吏拜迎。門後有殿。殿後重樓。疊閣。最後一巨殿。設幄坐。生衆擎珍玩。侍焉。殿左設筵。一伶方舞。蘭陵王奮袖頓足。又有笛者。笙者。篳篥者。鉦者。羯鼓者。而觀舞者五十餘人。閣右有堂。群姬導客上堂。入房。攀梯登樓。凡案瓶爐整然。有展書畫者。聚首評者。揮毫者。捧硯立者。樓又一層。露臺匝之。置渾儀風竿類。其前雲梯如虹。蜿蜒而上。到最高樓。生凭倚。美人立侍。裙帶縹緲。樓下兩筵。一爲詩筵。隱凡檢書。憑欄撚鬚者。一則

裙釵醉舞。吹簫拍板者。下以一大樓受之。醉客雜沓。杯盤狼藉。鬪飲。扭戰。行酒。執炙者。各盡狀態。而大樓下。卽嚮舞筵也。其結構有條理如此。而椽樑欄楯。各應繩墨。楨必方。瓦必圓。瓦或雕龜若龍。介鱗眼爪。皆備。瓦際時有數雀。相顧啁嘖。其乳者。離巢而飛。余眼不能睹。以鑿隸就明。眈之。又聽生之指說。纔得辨之。嘻。信矣。有客同觀。咲曰。技雖妙哉。得非無用乎。何必就方寸物。備此群品。枉費精神。而先生又作之。記爲余曰。不然是彫山借此曉世也。世之人。溺於富貴功名。以此爲大焉爾。五十年將相意氣。籠蓋天下。不過一夢。籍使非夢。自至人視之。直蟻營耳。余修外史。微

彼國策史漢歷敘鎌倉以來興廢其事可謂大且夥矣嘗按地球圖亞細亞一洲不能掌大至於我邦以指指之蔽而不見此此象墜更小矣而數十英雄豪傑流血如河積骨如山以爭此指大物至其得志城闕連雲宮宇障日姬妾駟從千乘萬騎亦不過就指大中爲之而後世津津談之屑屑敘之其爲無用一也而余修史二十餘年累二十萬言而不能悉舉彤山以方寸悉之數閱月輒畢工其敏如此不可以不記而傳之也遂記彤山丹後人姓小嶋名旭天資善彫造此時年甫二十其人真率好談笑率逢者不意其巧思縝密能然云

九霞樓記

豫與藝防隔海相對南北數百里余藝人也記在鄉日每出遊南望見如黛色者橫亘天際蓋皆豫山輒思一往探其勝而不果已而西遊過防及長至豐左顧豫山其青未了也豐此豫其遠倍徙余足及豐而不至豫豈山水於人固自有緣邪今茲豫人松田渙卿以其所居九霞樓圖來示請記余欣然展圖按之樓蓋在州三津灣屬松山藩爲大港樓據其南舟船輻湊魚市雜沓而樓南海岸皆松樹鹽田村寺隱見其閒喚之可應愈南得城墟墟以西山勢

出海百餘里，曰佐田碕，樓北大埠，與磯背對，乃爲港口，磯之北曰高濱洋，蓋東西舟路，帆影出沒，洋北鴨嶼最近者，曰赤崎，曰由良，稍遠而高者，曰興居，興居以西，諸鴨屏列，蔥翠在眼，以與佐田碕相抱，以供樓之望，而其閒水波渺然，其淡碧點綴，如斷如續，如在如亾，則藝防諸嶺，而尤遙者，豐之湯岳也，余於是歎而自語曰：此喚之可應，蔥翠在眼，非吾往隔海望之，如黛者哉，而其斷續在亾者，乃吾鄉土，與吾足跡所及，非邪？對圖恍然，亦足以慰宿昔，烏得不應請記之。余雖未審九霞所以得名，而九醞流霞，古以自美酒，則意樓上常有此物，而樓下魚市，篤鱗潑刺，樓主人

日擊鮮浮白，以恣海山之觀，可知也。余他日理棹省鄉，或得風水之使，由高濱洋，直到樓下，共其一醉，倚檻指點遠近，以實此圖所見，乃可以真遲吾志焉。而其所記將有詳於此者也。澳卿其竢之。

無邊風月樓記

桑名老矣，樂翁爲東六條氏，親書顏其燕居之樓，曰無邊風月云，而囑襄記之。襄嘗受知於侯，欲問其所以名，而侯已逝矣，乃私以襄意推之作記，曰：夫蓬蓬然起，橫過萬里，無物不靡者，風也，離離然出，經天而行，化萬象之塵濁，而

使之清者月也、月之所照、風之所被、誰知其際涯哉、故曰無邊、天下之物莫不有邊、山有邊也、水有邊也、草木國土有邊也、唯天爲無邊、天象之無形而成形者、莫風若焉、其無色而成色者、莫月若焉、故曰無邊、風月雖然、風自風也、月自月也、不必關於此樓、而此樓不能獨有之也、又何得獨取爲名耶、非唯此樓不能有之也、天下誰能有之、今可人焉、仰而指月曰、是吾之月也、指風曰、是吾之風也、有不咲其妄者哉、無他、以其無邊也、公侯之國、擁山跨河、可謂大矣、而所封谷有其邊、不能領無邊之風月也、帝皇王霸則更大矣、盡四海之內、究舟車之所通、而其所御亦不能

無邊、不能管無邊之風月也、夫然、彼風與月、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也、苟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則是無主之物耳、雖布衣匹夫如襄者、得取而玩、以自號稱焉、而況於此樓乎、主此樓者、無帝霸之權、無公侯之封、而天下萬衆之心、喁喁然常嚮之、取法於蔥嶺之西、而變化之扶桑之東、教化所被、無有際涯、其無形而成形、無色而成色者、猶夫風與月也、夫有雨露矣、雖無風可也、有日星矣、雖無月可也、而舍月與風、天地功用、恐或不全、斯教之於帝霸公侯之治、如無益焉者、而或助之冥冥之內、亦猶是歟、空其以此名之、烏知樂翁之意、不在於是哉、夫以天下萬衆之所嚮、

何欲而不成、夫佛殿之宏壯鉅麗、四方所瞻仰如彼、可以見焉、而其所燕居、則結構狹小、厓容二十席、而畫爲四室、開其東南、而西北穿牖而已、而風之簸蕩、四郊草木、偃仰調刀、與夫月出三十六峰之上、百萬瓦屋、悉成銀色、皆可坐而瞰之、故不用大也、

簡齋記

彥根藩執政小野田舜卿告暇浴、但溫泉過京、就於我有、所諮詢、臨別請名其讀書之齋、余答以簡、或曰、藩以勳舊之最、三十五萬之提封、而處京畿之衝要、其事務之繁、可

知也、執之政者、寧得曰簡而已乎、余曰、唯然、故曰簡、非簡莫以治繁也、以繁治繁、胥溺於繁而已、譬若人家、一奴一婢、而居于野者、自理其井臼、屐其粟與薪、憧憧然可矣、至役百指以上、爲之主者、不可屢坐起、必有宰焉、宰又持其大綱、分事群僕、使雜焉奔走、苛之督察、吾見其家事之一日而十壅滯也、故曰簡、簡者、衆善之所出也、仰而陳者、簡則易入、俯而今者、簡則易從、賞簡則德不忸、罰簡則威不媮、不寧唯是、吏簡則勤、兵簡則精、用度簡則物力贏、賦稅簡則地利集、簿領簡則姦蠹易防、一不簡、則百弊雜出、故善從政者、以已之簡治物之不簡、治之之久、漸釐其不簡

而致之於簡而其不善者反之余儒生也非更家國之事者然以吾所業推之六經之文可謂簡矣有注之者有注於注者有以爲朱可而別爲之說者紛焉擾焉費讀者之心目而經之旨日昧必芟剔之拔其正文平其心觀之然後古立言之意出夫創業者之立法猶聖人之立言也易而澁約而廣較如畫一不可無此也如此而可也及至叔世視爲大簡日附益之以求具備事可併也而分之物可單也而複之有不必襲之典例有不必備之儀衛一事不理輒置一官一利可興輒開一局如拇駢如疣贅如蝟毛聚而政受其弊焉國曰焉貧兵由焉弱皆不簡之患也抑

勢也不可驟釐之也雖然苟反其立法之始而澁求其意覈其變遷與增加較其利病之所底參之古余所以興衰治亂融而會之定之於心以此治之如利其鴈以臨亂絲已藩之先君當草昧雲擾之際出一言以斷大策其嗣君又出一言以決難決之議彼發言盈庭甲是乙非皆不素定者能以簡治之兩公之所以自經紀其國者益亦知此舜卿之在此齋其無事之時也伏讀舊章靜思澁念有以定其簡之在已者則何繁之不可治也臨事而不其簡自簡其簡耳非能簡也舜卿欲書其言置于齋壁余喜其好吾有容不辭而書但恐吾言之猶不簡也

鎮海園記

長門侯新築別莊曰鎮海之園在江戶東郊瀕海處蓋東海彎入八州之腹信毛諸水萃而注焉而江戶正踞其口其東南面填蘆葦沮洳之地以布邸第街衢升平日久人煙填咽海水以上屋瓦連天不餘尺地是以苟欲新置園莊恣眺覽者非更填海波則不可矣故於此地請得鹹鹵數百畝以爲暇時游豫之所已而又請就其傍稍填海水爲平地者都二十四萬步鑿池其內以滄鹹水施開蓄泄輦其土以爲山亭臺堂宇以至調馬之埒學射之圃皆備

有三十六景經始于文政甲申之秋越乙酉春二月成時侯方告老不歸其藩而居于此地係葛飾郡郡古屬武藏後屬下總在刀根墨陀二川間二川所謂萃而注海者而萬根爲本中川關在焉墨陀爲支兩國永代諸橋架焉此園東距關三里西距永代橋倍之其與正邸雖甚隔絕舟船往來半日可達園隔海斜與品川對品川迤西百万屋宇如蜃樓湧起而富岳及信武諸山出沒其上顧望總房之岸嶸灣于東七道船帆望都而來者皆在指點之下侯旣坐領此勝逢美日良夜輒又自開口呼舟而出與其贅御俱下網捕魚至天寒則不復出園中而弋獲鳧雁鴻鵠

所以樂老於此也。於是遠寄圖徵，記於襄。襄嘗東游矣，想其形勝，欲以應命。特以爲鎮海之名，類官戍屯衛之號，非所以名娛樂之地。請改而後記之，而未得可更也。已而曰：仍舊可矣。夫侯之國，已藩屏我邦之乾維，當朝鮮兀良哈諸蕃之衝，是鎮海之著者也。東邱在郭內，又創此莊于郊，規模宏壯，據河海之口，扼關梁之間，豈獨游娛云乎？亦足以爲國家鎮此海爾。夫以侯之旣告老，宜澆簷細壇之居，婉婉之左右，而輒脆之衣食而已。顧鋤治此郊，陬之區，親馳驅漁獵之事，幾有陶公運甓習勞之意，可不謂老益壯耶？蓋不如此，不可以鎮海也。

萬象園記

我 蓺藩三卿，獨上卿爲公族，祿足并其中下。藩之自紀，移封藝也。特命守柞原城鎮，撫東而本府之邱，在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其第三世玉翁君，在明曆中始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於寬政。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令嗣爲今主君思，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傳後會。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府城與柞原竝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水府地較曠達有兩水東西夾城入海東者公園據焉西者又分爲兩派而君別業在其間最南處距海近所望甚豁引川水爲池曰降鶴而構堂其北曰南薰以其面南也下堂趨池者曰衆妙門而自東入者曰尋芳環池而南曰梅花坪曰櫻花塢曰秋錦坡曰快雪墩以各占其勝池中有一洲曰小瀛又一洲栽松曰翠雲阜其可憇者曰一新亭曰眺濤榭曰臨漪榻曰安懷廬曰知艱舍又有學射之圃調馬之埒池之東曰夕麗巒東南最高可望遠者曰極目岡登岡而望海水滉漾草津嚴嶋之山截嶺於西迤東能

水仁保諸嶋含煙帶雲以與匝郭人家入港賈帆出沒朝曦夕影之下變態萬狀又如呈勝此園者因合而名之曰萬象之園皆君與襄輩商議定之云及其未定往復至一再至三恐或犯公園之名也足以見其平素之謹慎已襄謂北景象者君臣之所共也雖不同名而實則同昔者一二君之祖宗從□、、、清光公於庚子之役先登岐阜之別堡城陷實由此又從自得公於檜井之戰亦爲軍鋒以効力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國論大議造膝贊決者蓋又有雖藩人所不知焉□淺野氏之享此山河領此景象豈非君臣相扶之力耶不

然前之享且領焉者，宐有而不失矣，而今何如哉！凡大臣之於國，嘗共其艱難，故分其祿利，既分其祿，則必同其憂，然後可以相與保其山河於常久。今古皆然，况在同族者乎？君游此園，觀此景象，輒念及此，得不惕然歟？君家之甲，我藩而謹慎如此，加之以惕勵，以副一藩之至，至如襄輩，雖汗湯於外，心常在父母之邦者，亦將有倚安焉，因謹併書，以爲之記。

遊騁樓記

攝富田有勝田氏築莊，名曰遊騁，而請記於余，余以其名

爲不雅馴，久而不下筆也。今茲上巳，偶觀蘭亭帖，至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撫卷而咲曰：莊之名，蓋取於此也。因憶莊主之說其勝概曰：樓北負山，東南平郊，極目所望，山嶺自菟道、鷲峰，迤邐而南，爲生駒，爲葛城，金剛，如三笠倉地，如高野金峰，亦依約可指，而其中則大澳洋洋乎，兩都之人，舟船往來，常在几席，其岐流者，柳河至玉川之棠，白膠木之楓，亦以時吐芳呈彩於其間。樓前久穿池，種藕與蘋，放魚觀焉，置酒煎茗，日呼客焉，以樂太平，其言如此。嗚呼！余每讀右軍此文，以爲遊目騁懷當在郊原之闊，山河之雄者，如彼山陰，雖有崇山峻嶺，蓋地勢迫蹙，非觀峰巒之

全體孰與此莊之盡挹三州群山之翠彼可玩者茂林脩竹與激湍映帶左右而已孰與此莊之瞰大漠於畿郊備春秋崑木之觀蓋彼處偏安之江東舉目有山河之異塵得此等之境強暢其情耳我二百年海宇熙洽之時天常朗於彼氣當清於彼而占中原之中舟車四達之衢所謂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者不在彼而在此此可謂之游目騁懷已莊之所以名稱矣吾可以記矣遂記

石香齋記

石香齋者水睪君子簡讀書處也君家傳奇石沈香所化

其祖大心君得之韓人云水睪氏世為彥根藩正卿水楠氏楠廷尉有會孫從南朝王子居勢至六世孫透玄君仕參河命領甲斐舊部以隸藩祖累功至享封本藩託孤寄命功在天下其嗣為大心君從大阪役力戰至銃丸鑿股不出今猶傳其戰襖有銃痕血跡者及它力槩而香石伍焉蓋以藩當幾甸脇要韓人來聘必過因得接伴結交知事洪東澍交最篤見其雅好書畫弄筆墨遙贈以此其勇整以暇又與世俗異嗜可以知也爾來九世慎守以至於君實愛甚至遂特築小室奉之而讀書其傍請余記之余得觀其石長尺高半之木之筋骨獨存者自成峰壑皴裂

堅剛如鐵、重不可輒舉、而香氣馥烈、觸手不散、嗟夫人之
忠孝、傳芳百世者、出於夫皆沈淪百轉、爲物所盪擊齧蝕、
愈激愈堅、身可仕、而心弗可變、不猶此石也哉、夫延元正
平之天、定於慶長元、知今之王侯將相、多昔忠義之遺種
也、君之祖亦然、其所化亦然、其所仕之所仕亦然、然而其
義勇動績、又足以光前垂後焉、則此石之歸君家、感其類
而然、不可以其出海外、鮮視之、君家所傳鎧袍劍槊、祖先
之身掇乎揮者耳、而此石則其心膽也、何哉、曰堅剛曰芳
烈、反之則脂韋也、邪穢也、辱祖累孫、遺臭不滅、凡若然者、
歷載於君之所讀者矣、君讀之於石之傍、而斷以乃祖之

心吾復何言哉是爲石香齋記

山陽遺稿卷之七畢

山陽遺稿卷之八

賴襄 子成著

序

送大原雲卿東行序

方今邊徼其互市在正西 面而防備地方別在曰西南
曰西北曰東北而東北稱最要重云蓋鄰西南者如黑子
耳鄰西北者地雖大其人窳弱不足畏獨接東北者大倍
蓰西南者強什陌西北者其北又有強倍蓰此大不翅什
陌此者而此蔽焉所以爲要重也今茲吾所識大原雲卿
應東北之幕辟往爲其賓僚雲卿奧人而居於京貌瑰奇

多技能而其中有幹畧頗稱知兵曉虜情幕中有薦其可
備諮謀者雲卿慨然有知展効之志不辭而往寄書告
我我壯其行爲文送之曰雲卿行矣備邊重事書生何知
雖然吾聞之也彼接我壤者窟海滋而居漫眉于思唯弧
矢之技是知繳于山擲于海以食緩之則縻急之則跳如
是而已喜事者乃欲吏於其人而稅乎其窟苟有信焉天
下自此多事矣彼窟也不可穀也不可帛也稅而獲之膺
肫之齊乎蠟虎羆之
曰采其金也苟穀與帛之富實
何以金爲吾恐其所得不價所失也雲卿通彼之情者不
惑於此固也抑亦仍其舊因其俗作術於漸以懷柔之乎

彼將負其弧矢匍匐而來恩威所結如膠漆然乃可以懾
壓彼強倍蓰此廣不翅什陌此者矣行矣雲卿若我延曆
天喜之事其時勢與今異則吾不復陳之雲卿雲卿亦讀
彼先秦與漢之際記之乎彼燕趙與胡接也而未必患胡
及嬴劉合天下自與接壤則鯁鯁然每有北顧之憂而如
騫也相如也又無故生事其禍蔓矣今也三邊各有所委
不以憂國也憂在於受其委者况其最要重者乎雲卿當
思分任其憂勿更加之憂可也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鎌倉五禪寺皆建於北條氏時而淨智之建最後最後建而最先毀蓋其開祖大休之渡海正當真時執權之日得其值遇以勅此寺草創未幾而有元弘之事鎌倉兵燹同歸灰燼所以最後建而最先毀也其後足利氏與上杉氏伊勢氏迭宰關東每不能復焉名爲五山實闕其一以至今日建棄以還百廢皆興興廢繼絕之政不遺方外於是乎列刹均訴願補其闕而淡海珉山禪師實董其事云吾來平安也遇禪師於長樂精舍見其神定恬淡而能應物心傳之也今之往又見微言夫舉五百牛中英雄豪傑之所不能復者而屬之一比丘手其事成否豈可豫知雖然

吾知其必成也吾嘗讀武門之史見五山之事以爲北條之爲此不翅崇其教也當其時蒙古氏方覬覦我而數不得志顧以爲以口舌化異域莫禪教若也故選老其道者密授意遣來而北條氏君臣多智佯爲不知彼意而特受其教陽尊其身而實囿之一寺諸禪師亦佯不知我意而特授其教是以竟不爲元用而爲我用矣大凡佛教之爲我用多矣中古以來上下墓田皆屬僧寺而近世又以身毒之徒監耶蘇之類海內編氓無不隸其籍是以圓頂方袍乃彼司籍之官也香火誦咒乃彼戶部之局也方今東北戶口日滋月息版圖之廣什陌五百年之古則所謂圓

頂而司籍香火而管戶者寧可加而不可損况古有而今
闕者乎又焉知不有以我而化異域猶元氏之於我者哉
古者以彼人爲我用今也以我人爲我用彼勑諸猜疑之
際而我復諸不諱之世吾是以知其必成也禪師勉旃吾
有愧於禪師焉世之稱儒者未嘗不擯斥釋氏矣而不能
復古之一郡庠也豈尋章摘句之業不及釋氏之有用於
民乎抑吾黨之無偉人足成事如珉山禪師者也吾於禪
師乎愧之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余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
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
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帥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及
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
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
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
重壘上接雲霄而南扼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
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候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
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猝然
爭鬪動輒至殺人自殺視死如戲然而平時趨利避害不

顧親戚故雖銳於進而有時不恥於退余於是乎知天正之敗亦由此故莫足怪也歸京師踰乃得大河原世則世則薩人而負笈東上游我門余一見驚其不似薩人周旋一歲久愈可親不獨其才識過衆文辭足觀而其言可信其行不苟沈實壯毅重恥履義確然有不可奪之風乃知大國未可測余曩特見其小民所習以爲舉國如彼適矣夫世則一介士耳猶尚如此況上於此者乎今薩蓋非故薩也然風俗特化於上而未全及下是學士大夫之所當憂也夫以薩人之勇而又教之知方則其親上死長之俗豈他邦所及哉如世則之賢自今益力學成器必不久

於下者異日或思余言未必無裨益也故於其歸書以爲贈世則勉旃歸過三阪至吾發慨歎處其亦停馬諦觀之

送小田廷錫序

長門獨嘯翁以豪傑之資隱於醫予聞其名而恨不及見也今茲得見其從子廷錫廷錫業儒學於江戶而歸訪予平安寓居問予以文章之法出其囊中之稿才藻蔚然邁越等倫夫以廷錫之才與大都群俊周旋又何以予言爲也無以則有一焉今之文不患其不麗患其不明不患其不富患其不鬯不明不鬯所以弱也故文貴先立意立意立

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方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為主者，有以茯苓為主者，有以木苓為主者，他藥之從之者，佐其主之力而已。近方不然，一劑之內，有桂、有茯苓，往往不下十餘味，求其備也，而支離散漫，藥力不健。近文之富麗而乏氣勢者，毋乃類此乎？廷錫藥籠之中，物既充矣，吾欲其用之約以達也，行矣。廷錫歸閱其叔父之方，必不以吾言為非矣。

送山根子慎序

子慎將歸長門，訣我而請言。余曰：子長門人也，蓋亦聞洞春公之事矣。公嘗問左右曰：吾於古之君，誰比？有儒士對曰：殷、湯、周、武比。公笑曰：吾乃今知吾之不若湯、武也。湯、武豈有而諛如汝者哉？其人慚縮而退，噫！儒之不用於國久矣，不用儒乎？儒之不可用也。夫彼創業自我作古，非知後之闕於格也。使儒之際焉者，苟有才與識，可以參其猷，則將拔而用之，何必曰：桂曰：浦云乎哉？而今嘲而舍之，則誰咎歟？籍使第無可用，何至以所識於方冊為賁諛之資，是庸主之所嗤也。而況於英雄之主乎？不知其主之英雄，而以此迂腐進乎，旨也。舍殷若周，蔑或稱說乎，聾也。後之為

儒者可，不志哉。子慎世以儒仕，世以儒仕者，在今日，勢已定矣。途已限矣。申佔俾而已。雖然，橫才與識，不啻不聾，自成其可用，誰能禁之。吾可用，而不吾用，吾可以莫愧矣。吾所誦習，爲何事乎。抱焉而進，不有枉尺寸，衆頌而我規，衆唯而我譏，使君若相望而憚之，緩急將有賴焉。是亦有用於國也。孟子曰：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又曰：自侮而人侮之。子慎其思之。余亦嘗以儒仕者，與子慎鄰其國矣。以其病而無用，退而隱於此，而欲如子慎者，不自侮而有爲也。聊相爲言之。

送齋藤生從父東遊序

浪華齋藤履侯家業醫，而受書學文於我聞。吾談和漢史冊，戰爭攻守成敗，輒傾聽忘倦。今茲從其翁將東行，謀於余曰：學未成而遊，恐徒費日月耳。如之何。余曰：行矣，不獨扶老承歡可行也。觀其山川，亦無非學矣。然漫然而行，識某山某水而已，則與僮奴從者奚擇。夫觀山川猶讀書也，當識其一者，又猶作文也。當一以貫之，於是攜之出，飲別於叡山鴨水之間，指其水曰：是源於城丹之界，而南會于溟，抵浪華入海，子所知也。指其山曰：是發於江若，而西劃山陽山陰，子或未之知也。故不唯水有脈也，山亦有脈也。

江若之脈發於濃越甲信是其腦髓已子奉親溯漢而東南過鈴鹿是脈之一派南行者東抵函關亦然水則度宮津度天龍度大井而至江門皆源干脈中者江門與宮津距脈稍遠地闊而汙諸水滙焉者猶漢之於浪華也故如東海五十三驛皆緣於脈而東耳故外鈴鹿函關槩為夷庚子過焉左顧輒見其隆然隱起截雲戴雪富山御岳其最大者而還而道岐蘇其險乃非東海比無佗徑所謂脈中也如是而觀可以識其大而一貫之既歸再聽吾談其可樂必多於它日矣聞子之翁善西洋醫說於人身之脈絡筋節講之熟矣余之說山川亦猶此爾抑山川之有戰爭也猶人身之有疾病也余與子皆生於疾夷身安之時得以徐按其筋脈以資講論之樂可不知其所由哉子過岐蘇西出至膽吹之山是為叡山鈴鹿所由分派也其下有曰關原者子其最留心觀焉吾將為子詳說之

三國志演義序

大耳兒紫髯奴與阿瞞皆不世出之雄而竝世而出分爭神州猛將各如雲謀臣各如雨事機智巧三面錯迕是宇宙極奇之運也陳壽分寫參照如組織然使人心目迷離一變史漢之局亦紀載中之奇者而小說家又敷衍其義

加之怪幻俶詭蓋奇之奇者矣諸史皆有演義獨此最盛行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竝稱四大奇書三書憑虛駕空此則因實結撰而齊膾炙人口斯亦奇矣抑三國蜀義最正而命最蹇三篠相繼跌仆而孔明吞志而終是自千古恨事讀史者至此悶極廢卷而演義別構奇說如人人所欲出使悶者眼明眉舒則可謂奇之極而歸於正焉假使此閒太平記書南朝事亦有若說則吾知其更快人心也是小說之有益世道者非如水滸鼓亂金瓶勸淫之比必問其某真某假則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坊間有譯焉加繡像以便童蒙者而門其後半孔明事迹不備猶太平記而不盡載楠公事豈非大缺陷近有謀續成者而來乞序於余門人以其俗陋難之曰清士大夫有謬引此中一事爲典猶招人嗤譏况爲之序也余聞而哂曰許之今人動舉其迂僻經義陳熟詩文無痛痒於世者梓而行之纔揭一紙人輒思睡視之此書孰俗陋孰雅正孰臭腐孰神奇吾寧舍彼取此

古詩韻範序

淮陰侯謂漢高唯能用十萬已則多多益辦夫多多益辦不過有法以管轄之耳詩法與兵法何異近體短章譬如

組練三千、隊伍分明、至古詩長篇、則八門五花、陳閔容陳也、其法甚難觀、以其難觀、而謂之無法、是正享諸家之易作古詩也、以其難觀、而不敢作、是今才子之畫於近體也、今才子才概偏裨耳、其不能用大、固空、正享諸家力大氣豪、動累千言、然細觀之、如九節度之兵、潰於鄴、不可收拾也、夫用小兵、固不可無法、用大兵、最不可無法、故古人之作長古也、韻以節之、節以運之、分數整肅、首尾相救、而變化出焉、人徒觀其變化、不知其生於法也、昔人論兵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然不有常法、則運用何所施、正享諸家之作古詩、是語妙用於無法之前爾、

烏乎可乎、近代聲詩之盛、幾乎抗衡西土、而較其勝負、則於此終輸一籌、余常慨之、而未有以救之也、我友武元景文、因西容朱生之言、遂大研究群籍、上自周漢、下至宋明、字推句驗、恍然有悟、卒纂斯書、以警作者、作者奉其指揮、熟其法律、則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者、將於此乎在、國朝乃今、而後有古詩也、嗚呼、古詩之敗久矣、景文以詞壇老將起而救之、使人人自知檢束、此書之行也、其必有如李光弼代將、號令始施、而士卒營壘旗幟、精明一變者、吾將刮目待之、

刻陶說序

周世宗時有請瓷器樣者世宗批曰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是真英雄語也余因此思之凡百之工宜直以造化爲師青天雲破何處不可觀何必規規然摹撫異邦人爲哉雖然欲摸天雲不可徒手得是法之所以不容不講也古者銅玉髹漆皆有方說唯陶法散見諸書未有專籍清朱琰陶說因羅臚列爲至明備我木米翁梓而行之其益世用弘矣翁嗜古士非陶工也少小喜賞鑒古器時或摹造之嘗嘆曰吾欲彫玉玉不可多得欲造銅器不及目其生古色也乃遂有志於埏埴之工以爲嚴笈忌

笈邈矣當足利氏時有若瀨戶四郎擬建窯而不能全者也及豐臣氏時有若伊勢五郎學饒之青花而厯成者也輓近則有若仁清有若乾山皆規撫西洋而仁清色曇少光澤乾山徒得其坯體大抵前輩速於成名不復刻意神法故其說不傳後人無從按之也於是苦心焦思凡古今書籍一字有與於陶者錄而驗之最後得此於龍威秘書中秘書卷帙重大當初舶來無多翁特爲欲觀此書購獲全函捆載而歸囊橐爲空自此枕籍鑽研妻孥竊罵不顧也然翁之陶不專一體殆奄有前人每摸一古瓷輒逼其真雖老骨董不能辨以此擅名一時蓋資於此書爲多今

出其糟粕以利澤世人可以知其存心而按訂之精出於
實驗非他人可比也翁請余序之余於此事瞞焉且受而
涉閱之謂讀此書宜自說古說器始然後及說今說今首
條盛稱康熙以來饒窯之良是在彼中人不得不云爾余
意清以胡羯王中原陶之精雅必不能及宋明彼柴定汝
哥皆係中土而今無聞焉獨有饒州僅存古樣於東南一
隅是亦其一驗已則世宗所謂青天者亦為腥羶之氣所
熏蒸縱令學古釉法終不能得其真色也我日出處光華
清明况會此熙昭之時琰之所稱人心優裕民力綏閑地
產物華應運而起者將不在彼而在此余已於木米乎見
之故言此以勉讀者使自奮其志不徒恃其法也嗚呼是
不唯陶為然也

土佐日記新解序

承平中紀土佐守任滿歸京以文紀行傳至于今多箋釋
者今文政己丑香川長門介新作之解而安藝民賴襄序
之曰嗚呼此當時平常言語耳方土佐守之紀之豈料後
世有作之注解者而吾與長門介皆生八百年後何知其
解之果能得其意與否也雖然所紀者人事也寧不可推
知按史土佐守以善歌稱其為人不可概見然當是時南

海盜賊方起而得任此國在任五六年矣則其閒勦賊護
民功績豈少觀記所叙吏屬依戀之狀可以知之矣而歸
裝中無物可以荅其意焉則其清廉不營私又可知矣數
言賊之欲相報無他嘗被勦討故待解官擢而報復之也
道途艱虞如此而纔到京郊停山崎累日者舊宅荒廢自
經理之乃能得歸亦可見廉者之効矣而其後官終於木
三頭位厓得進一階蓋政在私家俗貴門地彼以儒流孤
立坎軻其抑鬱烏何如哉而玩其文詞優游枯易出以語
謔託之婦人作自晦其功勞而世故人情每躍然於短詞
之間吾是以知其人物才量不特善歌也折唯其人如此

故其歌如此世之歌人人自人歌自歌歌與人事視為兩
途士佐守不然也故此記以常語紀常事往往舉婢女童
子挖師棹郎天口諷謠長短不齊而音節之諧自然成歌
者豈非以警世之士大夫以歌為歌刻意飾詞失其本旨
也耶其嘗撰古今集猶束於官命不免有礙故於家乘暢
敘之而集序所論歌本性情詞成萬殊鳥語蛙聲誰為非
歌者已與此旨合焉今長門介亦以善歌名震一世吾察
知其心所嚮乃在於此所以眷眷於注解焉而作解大旨
蓋亦不外於此此前注者之所或未知而其實所謂萬世
且暮不難知其解者則八百年何足言哉襄儒者也不知

歌者然土佐守亦儒者不可專以歌人目之而長門介亦非以歌爲歌者所以徵序而不辭也

山陽遺稿卷之八畢

山陽遺稿卷之九

賴襄 子成著

序

近世叢語序

余嘗謂士與世運相隨自慶長施於正德於天明其運可謂矣士生其間雖粹駁不同要自磊落奇偉言語文章各具一家風骨爾來人物皆能自條飾無非君子人爲文詞綿密罕見疵瑕而終不免於輕薄猥瑣譬若方之夫雖有病癖不害爲強壯病祛體和而衰候見焉憂世者不當畱心邪士之氣概議論如無關係於世而有大自然

者、是可與知者道角田九華之著近世叢語有見於此哉
蓋倣體劉氏世說而意自有在焉特依其目而部分之云
爾然昔時士多可入此目者今則不然已昌黎曰李杜文
章在光燄万丈長不知群兒愚耶用故誇傷伊我生其後
拳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視反微茫山谷題大蘇像曰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可惜今蚤世蠢蠢猶誚短人氣今
之士較其爲人於前輩光茫氣魄就大孰小不惟文章也
乃動輒誚之以賣己名聲聞嗤笑焉而知其氣者亦無有
焉非九華之夜夢晝視隨而筆之書其不終墮微茫者幾
希嗚呼余亦蠢蠢群兒中之一耳然猶知拳頸望之及讀
此編前輩氣貌風旨躍躍欲出足以起懦敦薄使我忘生
其後意他人讀者亦皆然爾九華所爲益於世道如此於
其請序烏得不慨然言哉

經典穀名考序

穀之有五種也猶人之有五倫也古謂之父者今亦謂之
父彼謂之子者此亦謂之子就其名設其教無往不可行
穀之有名何獨不然而古所謂黍非今所謂黍也彼所謂
稷非此所謂稷也夫以不可一日無者其見於六籍焉不
可通於我之今日則經典亦無用之物耳而阿置而不考

乎山田太古之不能已於穀名之攷其以此歟蓋彼堯禹
湯武之所經理皆係西北高燥之地而晉梁以還治本草
學者所見畫於東南一隅詩書所敘空與齟齬而唐宋箋
疏左支右吾是穀名所以不明而不容不考者矣至我邦
古稱瑞穗之國不唯稻梁之美於萬國也七道地勢皆併
水陸五穀皆安先生爲政每軍民食參取澤法課種諸品
帝則千載澤淪海宇雖中成經亂而未至如彼之分裂
甚且久也則驗今之實以視古之名不考有甚不明者不
明考不考之罪也太古居信濃萬山中來世力穡時遠讀
書井求名於世者其懃懃於此誠有不能已也蓋其所往

復論難雖大都宿儒莫之能定也於是博搜沈思以著一
家言辨異同正謬誤皆鑿鑿有據云自考證之學興世之
四體不勤明經自許者儼對訓詁校較禮文以萬里外千
百年前痛痒不相關之事而爭其銖兩毫釐刊而行之竟
銜博洽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不盛也而紅腐不可食
來有如此考之切於今而補乎古彼此泣可用者也太古
今 詣伊勢太廟迂路入京 此示余常謂大丈夫不
能爲天下不可無此之人猶當著天下不可無此之書今
於此著乎見之烏得不樂而序之也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曾茶山先生居家孝弟爲吏以廉能稱因兄開與秦檜爭廢退居上饒七年若將終身檜死復起終始不可和議立朝有本末進退不苟是其人使不能詩固已可傳其詩承山谷啓放翁人人所知然非黃非陸曾自成其爲曾所以亦可傳但家數有小大耳放翁嘗答其贈詩有白詩如古鼎篆可愛不可摹是黃亦能者也曰快讀醒人意垢癢逢爬梳是陸亦能者也至曰細讀味益長炙穀出膏腴則茶山所獨矣黃有意反失焉陸不暇爲焉蓋其爲人狷介不譁世近名故其言簡老覈實可咀嚼劉安世在元祐賞藉

仕者不敢闖其門而獨日從之遊從胡安國傳程氏學其後時相倡程學人或矯託千進而顧自晦遠引則其詩亦不肖依人籬藩苟求入時可知也其言於高宗謂士氣久不振一朝欲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願優容之其諫通和則謂此事無小益有大害今當務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前傳檄奴罵金人何詞可復和耶皆不激不煩使人主領解所謂細讀味益長者其詩亦如此其曰清爲人無愧焉爲詩又無愧焉黃視此近硬僻陸則近浮囂竝如有遜色陸力能展拓曾顧不能如其清其人然焉爾果能如其清則必不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後之讀二家詩者當以此觀之

浪華有謀梓茶山集者以世方喜宋詩最喜陸陸淵源於此爾余因其請序言茶山非苟同狗物者欲學其詩當先學其人也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坡翁題林和靖詩卷言詩如東坡不言寒書似留臺較少肉書姑置焉其評詩可謂篤論也余嘗謂北宋人詩有魄力氣味勝中魁唐人者蓋興代與衰沓氣運使然和靖山林人本不欲以文詞顯鳥啼蟲吟聊以自娛固異換於歐諸一公然不主如東坡之寒者亦在宋運鬱勃中而家

自知也使其生南渡以後則亦虛谷蒙齋一派矣雖然寒與不寒在於人非專由氣運也東坡云出門輒有礙誰言天地闊其得一策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器量褊淺如此詩之寒坐此焉爾和靖臨終猶喜家無封禪書其遜世無悶外枯內腴曷怪出語之不寒哉昭代之運不減北宋而作詩者每病脆薄寒酸豈其人皆東坡之屬而乏西湖之流邪客謂余曰西湖處士乃有梅花三百本之產今日詩人寧有之乎是詩所以不免於寒爾余笑曰子亦東坡之屬歟設使今世有和靖其人則餐秋菊飲寒泉亦可以發擊壤之詠何至為彼寒乞聲哉備前山

內白夢家藏和靖集府學舊有一本遂校正鼎鐫索余作序書此語返之白夢家又有俸祿非吾儕比其詩才藻膽敏固無患於寒此舉蓋欲鑿世詩之病也

孫子管闕序

漢言兵者五十三家可謂夥矣及至後世又紛紛雜出而定其論以立於武學者唯七書然韜略已屬偽撰真者獨孫吳尉繚如李靖問對重說孫吳者總之不如十三篇之平實明切而其味無窮其機不測譬猶儒家之有論語道家之有老子佛家之有遺教經而醫家之有張氏古今注

疏甲是乙非其能得古人之心不可必也可必者各有得於己之心而已苟有得於己之心隨其淺深皆可施於用儒之從政醫之治疾皆然况兵萬衆死生存亡之所係非得於心而決於事饒使能不謬古人之旨抑何益哉廣瀨藩森山君少講兵學至老不倦嘗取此書推究諸注雜以其師說名曰管闕蓋亦自謙以爲有得於己而不盡觀其全也君謬聞余雖書生頗知兵也遠寄示求序吾聞君嘗學武田家言矣信玄氏有旗書孫子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將馬場信房嘗從容進問曰風者倏起倏止者也苟止焉君將何爲信玄曰止焉則吾以麾下承之夫信玄未必

得孫子立言之心也。然有得於信玄之心者，施之實用而有餘，可知也。今君之解亦如此歟。夫甲斐君臣生長戰國，侵取尺寸爲務，其日講究兵機，不足怪也。如君享祿於太平無事之日，不謀娛目前而警戒無虞如此，此世俗之所笑以爲迂，而余所深嘉也。所以不辭而書。

續八大家讀本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豐臣氏事，益有投筆而歎者。豐臣公之出師海外也，或說空以能漢文者從。公笑曰：「惡用漢文爲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嗚呼！此言也可以警文士之陋矣。

今季德此編亦得非豐公所笑耶。且季德仕係武籍，不以長槍大劍効力國家，而顧費精於此區區者，何乎。夫我自無文，無須於彼，猶我自有穀帛，無須於彼，須於彼者止於藥物，其它襍貨有無益無損，至如書籍纍纍而來，布滿海內者，亦舍經史槩屬無益之尤者。爲文章家言，則沈氏八家之選，旣已無用於我，而又在我附益之乎。吾反復考之，而後知其有不然也。季德生際右文之世，固將隨時淬厲，自圖報効，奚擇於文武。且文武之相須久矣，假使豐公之時，得武弁解文如季德者，充其採用，言聽謀從，則必不與此黷武之師，卽與亦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宜，不至

如當日之失乎。肩繁禍結不解必也。夫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彼。資於彼。用於我。何爲不可苟。以我所自有爲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須彼之參芪。硝黃。參耆。硝黃之必須於彼。可以知文亦必須於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夫文莫善於漢。漢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譬之金鐵刀劍。彼同有之。而不及我之利用。之亦不及我之妙。而我擊刺趨捷。人人皆然。然必有專門傳法焉者。彼其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載。皆有可觀。而必以八家爲法。亦猶此爾。蓋選於八家者。沈氏最晚。出稱精當。李德又折衷宋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而後其法大備。猶學劍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斷長補短。定爲一譜。就焉而熟習。其於防已制敵。不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法。文與劍同。劍有此法。而期於防已制敵而已。文有此法。而期於辨是非。別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爲法。則李德之舉。終爲無用矣。故余於其索序。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如豐公其人者。唾棄此書也。

拙堂文話序

余嘗謂國朝文運兩開。每開輒有或敗之。寧樂平安之盛。

文在公卿而敗於唐初駢體翫敝不振至今江門之致治
文在士庶而敗於明清閒俗流之文非剽襲則鄙俚雖有
名儒大家或所習不專專者乃不免浸染焉是無佗不詳
其源流與體裁驟喜於新艷擇而取其每下者是以曠曠
如此拙堂此著有見於此歟拙堂喜作文年力方壯敘事
論事皆能行其胸臆而合於古格法吾嘗評之謂清雄奔
放作我輩語者近寄所著曰文話者示我序之有客見而
問曰詩之有話久矣文亦須於話歟余曰然詩句有度字
有儷填而屬之雖其體古者稍肆云爾則其法不必待言
而可見文則不然若彼駢體與俗流或有類詩者非我所

謂文我所謂文奔馳錯落自行胸臆如拙堂所爲者耳故
詩如習禮文如講兵習禮者綿繚占位鵠立鵠列進退翼
如如此而已至於兵其陣隅落句連曲折相當及戰奇正
相生如環無端紛紜渾沌鬪亂而不可亂夫不可亂者非
人人所能見必待指而論之知兵之不可不論則知文之
不可不話矣曰古有讀父書善談兵而敗者話文得母類
此乎曰彼不知兵之難而易言之是未能用兵而徒談兵
者也能用又能談使不能用者亦辨其長短得失所在拙
堂之文話是已昔有老邊將折徒談者曰諸人以舌擊賊
吾獨以手擊賊余雖駑拙於此事亦頗所更歷故知拙堂

非徒騰之口舌而已也。既以荅於客，併書返之。

如亭遺稿序

如亭山人死，美濃梁伯兔輯其遺詩，以續前編。前編半係其在東時詩，而此則全然出關後作矣。以余與山人周旋京畿日久也，來質徵序焉。余諾而未果也。昨得江戶河孔陽書，寄乃翁集刻新成者，閱之多，與山人唱和者，山人與河翁及窪天民池無絃，所謂同功一體人。山人死先，河翁而其集未出，豈以其客死無後耶？是吾輩罪也。乃取遺稿，檜燈讀之。山人聲容躍躍欲出，因憶八年前，河翁歸自長

碕，余邂逅之。備後，翁問余如山人何在，余悉說其飄泊屢空狀。翁愴然有招之東歸之意。已而山人入江戶，復不安於東，歷越信，而再入平安，卸擔東郊一廢寺，余得報時大雪，與其畫友紀伯舉，跣屐往訪，折竹遮路，纔而入，掬雪煮茶，歡知平生。山人行李蕭然，曰：吾以窮臘，經萬山中而來，囊橐一空，將更適備中，就所知。既歸，可以與諸君其遊已。其歲，余亦西游肥薩，經二年而歸，則山人死矣。伯舉說其臨終，困蹙尤甚，鬻其筆研書帙，纔能葬之。嗚呼！使山人少折節飾行，則安座軟輿，美衣食，好妻妾，其所嗜好，無不可致，何必至蹙蹙霜雪，賣字為活，窮死客土哉！雖然，是其

所以爲山人也。夫河翁諸人皆據上游交通王侯聲華意氣足傾一時而山人以一落魄羈人與之齊名可以見其才氣矣。明謝茂秦以山人馳騁諸名士間而不爲李于鱗所容至與絕交。河翁憐才非于鱗比而山人之才雖謂茂秦亞可也。然茂秦遭遇趙王又得其姬人以娛老山人之福比茂秦更薄亦可哀矣。山人弃官削髮隻影十里如雲水僧而服必時樣風流自喜如游冶少年喜罵座食時新不論錢如俠客而飲不任蕉葉凡研整齊性短視錄詩必用小楷如謹叟書生故集中所載意態各備皆非虛構山人於詩論法極密自稱下字不苟然其中自有一種疎放俊逸之氣如其爲人是乃其佳處爲餘子之或不及者而山人蓋不自知也。其書字秀媚罕匹溢爲墨戲亦有可觀是又餘子所無而爲詩名掩人不甚稱余爲一拈出之非余誰言之者雖然使山人聞之地下恐將罵曰咄田舍兒敢爲饒舌也。

官暇漫吟序

長藩與我藝鄰而仕焉者不私相往來長犬藩也其士大夫東役江戶者過藝城下絡繹不斷其槍戟注白旄片爲號旄旄然余每覲乃知其爲長藩人也而無一識面者焉。

及游寓平安僦居鴨河藩邸在河側者二其一內藤翁士謙監焉士謙嗜詩時迎余邸舍對酌聯吟相視莫厭嚮相望咫尺不遇者乃萍合雲聚千里外文章有神交有道豈不信哉近者士謙持其官暇漫吟者相示自其東役及來此宦遊所經觸感而發慕君思親語語皆實而渾雅精緻不流儂薄有都下以詩名家者所不及足以觀其國文教有素也抑洞春公興國實自我藝余少小習識其霸迹矣而士謙亦家世貫藝則其與余交非無宿因也聞其先世自公之時每爲誓御尼子氏之就擒也實受託監護爲其所親信可知也使士謙生當其時今日所以操觚者將執戈持戟之不暇安能與吾輩相對終日爲咿嘵聲哉官而有漫吟之暇亦太平之澤也雖然吾嘗竊得誦洞春公之國詩雖鞍馬倥偬之際猶有工妙之詠文教之源已見於此夫五字七字與三十一言何辨則士謙今日詩之渾雅精緻亦不足言已於其請序題此返之

梁星岳西征詩序

鎮西之山遠而望之數點如在天外而往而就焉則隔絕之者赤馬關一衣帶水而已嗚呼是即可以喻伯兔詩矣伯兔詩神遠韻高迥別凡境而言人人所意非必遠於人

所爭在尺寸間人自不能學耳然非用功專得力深不能造焉而久焉吾觀海內以詩自名者多矣或儂佻自喜面目鄙近否則粗嶮硬率不足入人心脾能除此二病者獨伯兔伯兔清羸嗜詩如命其婦亦解吟夫妻相攜囊書橐筆徧遊西南山水適意輒畱滯獲古人一集可意者輒枕藉之婦報餐添衣不顧及其自爲諧古之步趨會以己神理咿嘍終夕不輒下筆雖險題難韻出以平穩愈鍊愈平期於雋永非淺躁噉名者所能辨所以能異時調也伯兔少與關左名彥周旋又歷抵西州諸耆宿終至與清客相唱和其眼閱心試者幾人顧以余爲可相質證者也近收

拾西遊所作請評而序之余篝燈夜讀每逢會心曷筆枰妙妻兒睡者皆起蓋余所欲言而未言者伯兔盡之矣余有會西經豐筑涉二肥薩隅觀諸奇秀境比伯兔較闊且多然念親思家多所牽掣不能悉領其勝視之伯兔挈家而行徜徉畱止者有閒矣猶余之攻詩不如伯兔之專且深久也特愈夫足未踰赤馬關者耳所以伯兔請而余不拒焉

山陽遺稿卷之九畢

山陽遺稿卷之十

賴襄 子成著

序

續米菴墨談序

嗚呼墨豈易談哉米菴之談乎墨何其津津也夫古今唯此墨也其濡諸筆而落諸紙也人人皆然而能焉者屢屢屈指何哉蓋用墨有法而法不縛墨盡筆之力透紙之背而不詭於古是之為能耳方頡之視乎鳥迹未有墨也六籍皆竹簡漆書亦未有墨也有墨而還能否形焉李之篆蔡之隸張之草鍾王褚顏之楷與行狎然後墨之態極矣

至於蘇米專以墨成字山谷謂東坡用墨太豐不其然乎
趙與董則自謂復古墨法而墨之嬌媚滋甚總之皆能焉
者也能者之難邁如此其墨不可常觀於是刻之石而搨
之則黑白易位後之學者安從而索其墨哉明清人之筆
未必盡能也而其墨為可觀矣凡此墨之過海而東有佳
有惡有真有贗有可法有不足取墨豈易談哉是米庵所
以搜羅拮据一再而不已也歟而旁及几研瓶滴亦墨之
浸淫者焉爾夫米庵之墨已揮之腕矣而又騰之口兩相
證左縱橫淋漓乃能不負於此墨不然則長睿彥遠之輩
喋喋者何限槩口有墨而腕無墨將焉用之余是以推服
米庵也而米庵寄紙使余一言焉余口與腕皆無墨者捫
腹索之不得一點安能塞其意雖然於歷代能者之跡頗
嘗覽觀是其眼則猶有墨也於是乎言時文政丁亥仲冬
十四日寒甚墨凍呵而纔書

招月亭詩集序

昔人稱陶靖節荆軻詩義概畢露知古隱者皆有氣性人
余謂陶集多詠史者不獨此詩蓋其人實故讀書作詩皆
於實處注心毋論平生所吟咏每敘日用常行余所最欽
者其躬耕詩謂人世衣食不可不營與佗詩人喜為放曠

語而頑鄙無恥者大異亦可見其實矣所以能於六朝金粉外別開一門後之人無其性情而襲其面目雖五言爾雅輒託於桑麻田園而相去日遠矣如吾小野泉藏則小然泉藏備中長尾村人雖家匪貧而勤於治生務睦親族所居背秦水一派臨流築室多貯書暇則讀焉飲酒作詩然未嘗以誦吟廢事詩皆家人婦子鄰里鄉黨間事不事虛構咀嚼有味而詠史者十三四焉時有卓見蓋所讀書最好史其姪伯木亦同好對門居常同醉同吟也余每省鄉輒主其家契合最濶爲人氣貌不揚低眉曲拳及酒酣耳熱談古今英雄忠孝節義事議論奮發聲可撼壁而時以詩言之今人捨命作詩者嘲哂風月鏤刻花木蟲魚重疊無益唱酬一有涉倫理治亂則視爲非詩其人與學皆不實無怪其詩如此己泉藏盡反之雖非業詩者其詩可以風世矣余故勸整理其集而行於世泉藏學師西山拙齋先生而詩學於菅茶山翁又問及於余今兩翁皆逝矣余不可不以序之賴襄曰泉藏詩陶之流亞也無意學焉而合焉者非謂其詩也謂其學也非謂其學也謂其人也

紀元略序

宋執祖因古鏡背有與當時紀年同者訪之寶儀知爲偽

蜀之號然後歎宰相宜用讀書人蓋雖一細事可知淹通之有益也是羽倉君所以有紀元略之著歟其書不獨詳和漢帝王之年卽紫色蠅聲及夫黃屋左纛自娛者莫不罔羅編列非博洽五車不能約成此一冊也余閱而有感焉我與彼號同而治異者可指數已如貞觀建武我有愧於彼者也如大同天曆彼愧於我者也天平寶字之與天冊萬載則治與號彼我竝相似者也至元和之混一正德之雍熙勝唐憲明武數等而越王黎寧亦用元和之號是爲可笑者也凡此類足以按得失而助考據而每號注其年長短使人得以考其治之洽否而如菊池氏奉元中至十年鄭氏遵永治至三十年又可以發人忠孝之心其用意勤矣君雖不能宰天下亦宰一邑而其人如此可謂稱空矣出其讀書之餘以益於他人之讀書者余焉得不序而博其傳哉

新刊容齋隨筆序

洪景盧以忠臣之子守清要之職才學兼茂雖不及慶曆元祐諸公而不愧爲南渡以後名士大夫其學之博洽見於隨筆五編資後人聞見不鮮云余嘗謂自理學興士無膚淺之弊然久而成窠臼千言萬語盡赴其中宋元人槩

然自考證之學興言有憑據然儒者之業如稽悵薄爭較毫釐以取勝明清人槩然說郭本出人之寤言空無二者之弊而如羅大經之流動墮理語如揚慎之類徒務辨證能脫然於二者之外自益益於人且宏富取之不竭者唯景盧及沈括王懋顧炎武王士禎等所筆指不多屈焉而此書最先出不可不先讀者丹波澁海伯龜新刊其初編以行而今二筆以下當陸續上梓來素序於余余後學無事贅贊前賢也獨嘉伯龜能損貲於此有益之書序以獎之抑余有所欲語讀者凡所貴於讀書以其以一貫彼萬神而明之以爲已用譬若蜂造蜜含而化之不然而欲一一而記之不舍卷茫然者幾希矣景盧嘗在翰林一夕草二十餘制意自多也署中老吏有及仕元祐朝者因問之曰吾何如蘇學士吏對曰不是過也但彼不檢書耳景盧後數舉以語人曰爾時覺容身無地夫以景盧之學之才而自知不足所以爲景盧已後之讀此書者旣因其博洽以資我聞見又進而知聞見之不可專恃則善學景盧者也

高江邨集鈔序

余初讀高士奇江邨消夏錄意士奇遭遇康熙縱觀祕府

圖書蓋善於賞鑒者今得其集乃知其善詩詩多應制其
涉書法画理者矜慎清貴最中冓竅非他人漫然副題者
比聞波及古器物者亦然皆可喜也已而閱其扈從戎馬
射獵之什成於親踐亦非如它人想像擬作則又可喜矣
及觀其退居江邨曲寫田園之樂與家人婦子之情則又
大可喜矣夫臺閣與山林不可并者也寶繪清閑與邊塞
風沙亦不可并者也彼長則此短自古爲然此集乃盡并
而備之雖隨其所歷抑亦可謂奇已夫與士奇同時以詩
名家者莫若王士禎朱彝尊王蜀中諸詩刻畫老杜士奇
之寫塞外山川莽蒼雄傑似不多讓朱之詠古跡長律富

麗森嚴云爾士奇之過趙普故里藏偶儷於流動使人不
覺其排亦有過無不及他多類此者後士奇而名焉者查
慎行更後焉者趙翼皆有從軍律詩視之士奇之渾老則
少遜矣且士奇題是地輒覈其廢置攻守皆鑿然猶其於
書画也此亦諸家所乏然諸家各張壇站噪名一時後人
從而嗟歎之而士奇寵畜禁林寡交不近名所以世不甚
傳傳亦以臺閣槩視之未嘗細論爾余故鈔而玩之以示
於彥根小野田舜卿亦喜之損貲刊焉使余序其由
柳余與舜卿之所喜不獨其詩也夫士奇早達不田人薦
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

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爲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要之其人必有足以結知於英主外人不及知者猶馬周褚遂良之於唐太宗唱和詩詞鑒別圖書特餘事耳然因其詩以按其履歷推其爲人之可知者雖在館閣常思抽身雖在江湖不忘報思不以閨閣之感墮金革之志不以簪紱之榮換菽水之歡其出處進退無愧爲全人矣是其詩之所以能備諸體也其詩之所以老而無衰也而其所以不以詩名家也不然吾與舜卿平昔所相勗何事而拮据於此等邪

菅茶山翁遺稿序

菅茶山翁爲余父執余少小每見其書柬中時有詩輒覺其可喜欲睹其全而未得也既壯蒙其延引往督其塾講論會有請刊其詩者屬余校理乃盡發其筐篋始得縱觀之其詩不專一體而經六如師評者大半翁諗余曰癸丑此遊時所作吾趣白略定者宜以此爲準余領其意妄爲抉擇余讀書處與翁室隔水竹相對每有評論使童生擎卷往復以筆代舌如此周歲既而余入京刻成寄示則盡從余所選併雕如師及余評語余爲之悚慙而翁遂以余爲可與語者也自是每託京商賣繡還者寄示詩稿歲兩

次促使評騭辭不敢曰然則吾高子詩亦應辭也余不得已細論相質及二編刻成亦併其評但所選不盡如前役耳其後寄稿如初以至沒年不絕及病中所偶作猶倩人錄送余見其格律嚴整無衰憊態意其不足慮已而聞其危篤星馳往視則無及矣檢病摺聞得前所示原稿其對照蓋手自竄改數四而成者字如蠅脰愈改愈勁挺乃先沒兩句而已近門人盡刊遺稿如其評皆係沒前所往復併刻之亦翁志云而問序於余嗚呼吾先友海內數公既漸凋落獨有翁在猶碩菓之不食而今復如此吾將誰望哉且余病羸坎軻出處而艱因翁之憐才周旋爲拔其抑塞乃得優游放浪以至今日恩誼深重未之能報也間作行狀詳敘其平生如其詩世自有定論又備於評中矣今此特言其作之不苟又虛心求益前輩所爲有世不及知者而余之以後生輕揚托長者居之不疑非得已也若曰翁終身刻意以詩名家則烏乎然

雜著

祭樂翁公文

歲在庚寅夏五月十有八日爲故少將樂翁公周忌之辰布衣賴襄私用宋民祭司馬溫公之例焚香遙拜不敢用

清酌庶羞之奠而用文祭之曰人有貴賤之相懸如天地之隔而知遇之無間出意念之外者况昔之所目仰而今之神契焉昔在吾童穉天明之季寬政之始聞信岳之發火灰被七道之二閭里之氓号饑待斃起爲盜賊蟻聚蜂萃三都之市白晝閉肆官吏來捕罵詈不忌曰欲啖汝肉寧汝之畏有大於汝來與吾對吾雖童心恟惧不寐况天下之心如以敗船坐海洪波逆風不知所底已而聞有越公者出躬宗親之懿任付託之密宣其賞罰變凶爲吉每一令發人之望之如出暗夜而觀日月也其聽之也如將潰之卒得良將而聞其呵喝也其或畏忌而謗訕之也如

狡奴黠僕之不便家宰之聰察也七年之中百弊盡撥乞骸骨於方壯之年而舍權勢於得意之日消經世濟民之精於集古玩物之末濟我君事願息吾肩政如晝一吾建吾觀才如茅茹代吾輔君以身繫安危三十有九年老而令終於公就安而天下之所爲患也而吾鯁生何與已關抑自幼及強聞公立海內望公如在天際忽徵潛夫之一書蓋去今之四歲懼其媿瀆乃辱嘉誨汝之紀事適繁簡論事見兆會後之論者云何吾知其大矣一言之重於九鼎足以取信於百世自顧孤寒舉世所背而何以獨得公之愛乎抱感激之異衆而悼報答之無期爰遇忌辰聊盡

吾私鳴呼哀而不敢望其饗

狗說

狗之爲畜善記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墻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未嘗失也地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彼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胷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

士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捕雀說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_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爲招繫鴉之足環散粟而隱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嘖喏然蓋相告曰彼在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嗚呼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爲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爲可憫而以爲可與歸胥溺於禍機

而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鷹說

鷹之搏禽也既獲鴻鵠之類輒左握草根而右攬鳥鳥不能逸也蓋鷹自度其身之重不能勝鴻鵠也故有操以自固則彼雖有飛揚之志可以維制之矣北條義時者源實朝之鴻鵠也高師直者足利高氏之鴻鵠也而實朝高氏不知有操以勝之至併其身爲掣去是其智鷹之不知也

貓狗說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闈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蠟燭說

會津產蠟蠟燭最著有華蠟燭者繪其膚華紋繡錯燦可

眩目余數得於其人試燒之非加明也則置之篋以供觀
玩而用以燒乃無華者夫蠟燭何用哉玩之邪抑照物也
苟照物而明矣雖無可觀可玩而名爲燭不愧矣名爲燭
而其實無益於明安在其爲蠟燭乎且求物之可觀玩者
何必用蠟燭今儒士亦國之蠟燭也爲物雖微無此莫以
燭治亂而救昏暗凝其膏潤含其光明舍之可藏以待舉
用唯不舉也舉則可以辨群物照四疆類如椽之燭者則
古之賢才豪傑也次之而下隨質之小大皆可用燭物是
之謂儒已而今或以爲席上之珍以玩物視之而儒亦以
玩物自視其名曰儒儒邪俳優邪徒藻繪其外而驗其中
之通且明不如惛悞之俗士是萃蠟燭耳然彼燭也特曰
其萃之無益於明云爾非不可燭也則是不足以比焉邪
添川仲穎會津產也質厚好學善文而不銜於人吾知其
爲燭不爲萃蠟燭也於其歸言此以勉之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京之帛曰羽二重者最貴蓋以其精且緻舉而賦之如重
鳥羽二也夫重鳥羽二似薄也而約之可握也而鍼難
入也線難勝也其色純摸之無類衣之無斷而摺而疊之
痕不移也非如錦之彩可悅也非如綺與縠之歲新其文

而可狎服也、而用之朝會、用之享覲、非此莫以成禮、自王
侯公卿皆服焉、而造醬若醢者、求其精、必以此漉焉、其品
貴且中用如此、而唯京產焉、吾嘗觀志京師人物物產者
題曰京羽二重、蓋取意於此、云余因此思京師人物美矣
盛矣、有如錦者矣、有如綺與縠者矣、而至媿此帛而無愧
者、誰乎、以吾所聞、則其猪飼翁乎、翁之學精而約、瑩而無
瑕、不驚其辯、而鑽之彌堅、不炫其文、以悅人目、而足以厭
其心、其行厚、其節有常、人不敢狎、而亦不能舍、而沱求其
猶羽二重歟、淪而雪之、不存渣與滓、其猶其漉物歟、京不
可無此人、也、獨惜其未爲王公用耳、而已老矣、今七十矣、

吾作此說、壽之、夫羽二重之精者、服之無數、亦不比他帛
之易敗、而王公一穿之、輒斥之、以更新者、未究其用也、則
未盡其壽也、不爲其用、又不遭其斥、而自保此壽、所以可
賀、或曰、翁非產於京者、饒使翁非產於京、而成學於京、猶
羽二重之取絲於東、而製諸京也、吾鄙人也、學於鄙、而居
於京、猶河內木綿、歟、其粗且朴、固不可供王公之服也、而
或足以充民之用、而其壽亦可冀耶、斯視諸錦綺縠、翁將
孰取也、吾併以質之、

牧晦文吉名字說

延岡牧文吉學文於余頗有才而慤如有濇念者蓋其本
姓白石氏家世業醫祿於國大母牧氏絕乃父以父遺囑
出次子爲之後小字文吉而請余定名字余曰父之所命
不可存夫文者人之可貴者也而有以吉焉有以凶焉
記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文欲其著耳烏乎惡乎文
之著凶之道也故晦之之爲貴在易明夷衷離而襲坤其
象曰利艱貞夫子贊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也內
難而能正其志吾將名汝曰晦自古有文無行剛傲忤物
以賈凶者多矣如禰衡謝靈運王勃之徒皆是是非古所
謂文也藝也以藝言方技亦文耳如秦越人華佗以其文

之太著以凶其身皆不知晦其明也孫思邈有言曰膽欲
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夫圓且大者陽也文也小且方
者陰也晦之也使裱文而不晦之處易猶不可况處艱乎
故不可不晦晦也汝以其一身成其父祖之志與其感之
衰可謂艱矣艱而貞柔順以晦之可以利濟汝事汝學文
於余余不憂汝之不文願汝之有以副乃父之望也故名
汝曰晦晦者文所以吉也

中川祿郎名字說

江薩摩村有中川生生之在母腹也其大父指於腹曰是

必男也。吾名之曰祿。既生，果男矣。呼小字祿郎。及壯，數更其名字，無適定也。謁余定之。余曰：不有定之於未生者乎？而誰敢聞焉？古諺曰：天不生無食之民，民之受生於天，天輒與之祿。士庶人之祿，公侯大夫有公侯大夫之祿，自儋石以至十萬百萬之封，而極於全有海宇，皆天定之也。不可如損尺寸，故曰天祿。不知祿之由於天也，而營營然務增益之，蹙其髓，竭其神，甚則相奪以術，以危其身，與家國而終於無益者，皆是。自天視之，笑其愚久矣。而天下不悟也。特束於法而止耳。不悟者極矣，而法不足以束之矣。則天下亂於是，人之雄且傑者爭起，河其血，山其

骸，攘其寸，取其尺，而胥以斃者，十每七八。非天錫之勇智，天之大祿，不可倖而有，亦可以見也。故自有天下，以至經一國，理一家，餽一人之口，各修其道，以保其天祿，而天下治。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周孔之教，及我先哲王歷代英主之所訓，不出於此。學學此而已。禮樂文此而已。而子之祖，以此名子於未生，未生也，而命以祿，非以訓祿之素定焉耶？名之定，猶祿之定也。名定矣，而更求之，猶祿定而務益之也。不可。子之祖修其道，以貽子之祿。子又修子之道，以貽子之子孫之祿。祿豈有既哉？祿郎悅，請書其言。其鄉空麥，麥吾所嗜，因欲以麥為謝。余咲曰：昔陳壽索米於丁

虞之子曰當爲乃翁立佳傳而不與焉壽無其祿也吾不求而得子之麥吾有其祿也天也烏乎不受受而書此

跋世張夢卷

一部廿二史孰非夢者面世張必以半宵枕上所見爲夢作詩作画以紀之未爲巨眼也夢中有人喫炒豆而談吾聞徠翁雅言天下愉快事莫若喫炒豆罵古人翁聲華意氣籠罩一世而自今觀之不異夢中語彼一夢也此一夢也已丑念九日識于石街瞰江亭酒間

書子常詩卷

子常爲僕族弟乃父下帷授徒於鄉而渠乃跣跣不羈不月屈首受書獨癖好篆雕持此汗漫不歸已而從僕于此與僕同輩行特以年齒相懸事僕甚謹僕不必強之咿唔徐導其竅而納其約乃自折節讀書始大愧悔自謂不學辱宗且弄鐵所潤業賤不敢稱賴氏權稱外家姓而在僕塾二年矢口爲詩涉筆作文雖時有踏駁要之才性快利皆有可觀因命略整頓數十首乞政於同社諸君諸君願斧削鼓舞之庶幾終於我家添一讀書種子而僕亦不負乃父也如其鐵筆則與僕所業同一雕蟲鋤口耳古人慎

一介取予，苟取可取自食其力，賣卜補鍋，亦足高視一世，不可取而取則騎大馬，擁鎗戟，揚揚歸鄉，有識亦唾不顧也，諸君以爲如何。

跋獨立真蹟卷

獨立禪師真蹟卷，淡州福良浦慈眼寺所藏也。余初以獨立爲善書而已，閱書畫譜曰：戴笠曼公者，乃其未削髮時姓名也。然猶以書家遇之。及觀此卷，不覺正襟起敬，嗚呼！曼公烈丈夫，豈可徒書家目之哉！彼視九州腥羶，不能一日居，蹋海而來，遁逃方外，其自號天閒獨立，蓋表志焉耳。

此詩依秋興韻，以寄孤憤者，忠慨義氣溢詞翰間。余視明季士大夫，自負材藝而覲顏立虜朝，名位烜赫者比比，恨不使一日此詩當神沮魄褫矣。相傳曼公善醫，最長痘科，昔人以子璋血鬪髀，句足驅疔鬼，余謂此詩亦可驅痘鬼，不必須其刀圭也。寺主某上人寄示索跋，書此返之。

書頤素堂詩鈔後

五言古詩辭家別家之什，最見天真爛熳，類蔣藏園而無其摹古有跡之病。五言律以古體行之，純任天機，不見排比之痕，近似施愚山而跌宕奇逸。七言律則格律嚴整，其

警拔處，往往似趙甌，北而不學，其使才太過，絕句以神顏勝，不隨俚俗，頗得黃石牧張船山之佳處，其奩體悱惻芬芳，聞出入錦囊玉溪間者，頗繼吳梅村之遺響，蓋世所喜傳在此，余以爲是少年戲作耳。余所愛其詠史古樂府律詩，竝格法奇變，貼題潑切，可踵嚴海珊，至於石鼓華嚴鐘羅漢圖等數長篇，學沈宗伯之深厚典瞻，而不倣袁太史之浮蕩放逸，蓋鍊卿先生雖其生勉能於諸前輩，取長捨短，居然成一家風骨，如以放年當優執旗鼓，追馳竝驅，無疑矣。彼中人目中必先有先後生之別，不敢橫爲抑揚，軒輕，不若余從海外縱觀恣評，爲得公論也。雖然是蓋緒餘詞，蓋非其所樂也。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卷後

一井氏爲新田支屬，從舉義百戰，及敗，潛伏湖濱，其家數落，獨存一婦人，挈其舊物來住京師，依善歌者賀茂季鷹，季鷹延余觀其家，磼蠶，無論力劍鎧冑，新田兄弟及楠氏父子以下，往復文簡，紛披堆積，無有條理，余因攜門生就其家，整釐之，略得就緒，又爲作目錄，使無散佚，其家德之

欲謝以物，余乃欲請新田楠二公書。新田公書，皆所謂感狀，在一井氏，不可少一紙者。故請得舉義時檄，里見族一書。署元弘三年五月朔日。新田小太郎英氣勃勃，千載如生。楠公書較工，用墨豐肥，爲以自鈔一行曆法，借示一井氏之書。當時鞍馬倥偬，乃覃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菊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潢藏家以資敬仰。云近有獲西海田原氏家傳文書來示者，中有足利高氏指揮半紙書報，和直義討直冬事書，頗較媚可入。蓋姦雄書也。又有今川了俊感狀，亦爲半紙語辭大倨。當時足利功臣凌轢諸族者，可想。余請得此二者綴

于卷尾，每展視，唾罵一番，亦足快也。

澄泥研銘爲木屐子簡

一丸之泥，削成蒼玉，非封乎關，維用磨墨。陶氏如是，範以乃德。亂代有鼻草檄討賊。

畫像自贊二首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已鹽齏，而憂人家國。文章滿腹，不濟乎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爲。噫，是何物迂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荅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

人之囑此脚侍毋與二躋芳山五蹕大湖十上下澳變而
未會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飴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接黔
黎之寒饑也

山陽遺稿卷之十大尾

張天所書

